

德甲重启,反对声竟来自球迷

德意志也许是世界上最善于思辨的国家,正如他们最喜欢说的一个词“但是”。

所以,即便德甲有望成为各大联赛中第一个重启的——本应该是一件值得庆祝的胜利,“但是”在德国依然无法众望所归。反对者大有人在,而他们更是来自于本应该对联赛重启翘首以待的球迷群体。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林龙

政治家力推

上周四,德甲联盟DFL就德甲重启的会议并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决议——联赛重启。但种种迹象表明,德甲大概率会从5月9日开始重燃战火。虽然没有观众的参与,战火很微弱,但依然被德国人寄予了战胜新冠疫情的希望。德甲重启的不仅仅是足球比赛,它更代表了整个德国体育乃至整个德国社会的“重启”。所以,最不遗余力为之努力的并非德甲联盟,而是德国的政治家们。

拜仁州州长索德尔是最积极的一个。也许是为了帮助拜仁俱乐部,也许是因为拜仁是整个德国经济的火车头。“当然,前提条件是做好所有的紧急预案——这也正是DFL最近以来一直在努力的。在与DFL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之后,我确信,德甲可以回来了,即便没有观众。”索德尔认为,德甲全面恢复正常是绝无可能的,想都不要想。“即便是空场比赛也会冒很大的风险,但有足球的周末总比没有足球的周末要好得多。”

索德尔不是一个人在呐喊。来自下萨克森州的瓦伊州州长表示:“尽管我不认为空场比赛能带来什么乐趣,但站在很多为生存而战的俱乐部的角度去考虑,你就会认为,这很有必要。”萨克森州州长克莱齐梅尔则是站在球迷的角度去考虑:“空场比赛总比没有比赛好。很多球迷都期待着看电视直播,我也一样。很遗憾,不是每个体育项目都能给社会带来这样的促进,但幸运的是,我们还有足球。”

早已名声在外的德国卫生部长施潘则从专业角度为德甲做了背书。“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之后,空场比赛已经是可行的方案了。最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群体感染的风险。所以我相信,德甲可以从5月9日开始重启了——必须是空场比赛。”

有了各方面政治家的支持,DFL主席塞费尔特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就算德甲重启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他也不是一个人背锅了。“来自政治家们的声音对我们而言是非常积极的信号。我有理由相信,德甲和德乙都看到了重要的曙光。”与此同时,塞费尔特也代表联盟向整个德国社会做出了安全的承诺:“正如政治家们所要求的,我们德甲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表率,尤其是球员。我们要严格遵守所有的防范措施,遵守所有的卫生准则。我们要成为一支‘纪律部队’,不仅是为了各自的东家,更是为了所有的球迷。”

德甲大概率会在5月9日重启,但赛程还没有确定,核心问题就是:联赛到底应该按照顺序从第26轮开始踢,还是按照倒序从第34轮开始往回踢。因为涉及到夺冠和升降级,所以格外敏感,塞费尔特将会同每一个俱乐部的负责人一一沟通再作打算。



球迷们质疑联赛重启的意义—— 足球让既得利益者变得贪婪

从政治家和DFL的角度考虑,重启德甲是为了拯救这项赛事,尤其是拯救联盟中占大多数的中小俱乐部,避免他们因为没有赛事而面临破产的风险。当然也不可否认其“副产品”,那也是为了球迷而考虑——没有比赛的周末对德国人而言何其无聊!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球迷对于他们的好意却并不领情。据SPORT1体育网报道,因为球迷的反对,德甲在5月9日的重启面临着被推迟甚至取消的风险。DFL主席塞费尔特承认了这一点:“我听取了,很多球迷不支持空场比赛和联赛的重启。如果出现比较严重的事件,那联赛就不会重启。”

名为“兴趣联盟”的球迷组织的发言人凯森也承认了这种可能:“我听到了一些声音,但他们到时候会做出怎

样的举动,多大的规模,现在还不清楚。”在凯森看来,这次球迷的反对声和政治家对联赛的支持声处于两个层面。后者是基于经济和民生的考虑,而球迷则是道德层面的思考。“空场比赛只是症状,但对于新冠的治疗却无济于事。”和以往在球场里的极端行为不同的是,即便这次反对声很多都来自于极端球迷组织,但却更加高尚,甚至比政治家更高尚:“你看看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是怎么热心于公益事业,怎么去帮助左邻右舍就可以明白了。他们这次不是针对足球本身,而是一种基于道德伦理的考虑。”

来自门兴的球迷组织FPMG的发言人克拉默把某种球迷的心情形容为“酸苹果”:“如果什么都解决不了,那索性不如让联赛就这么一直停滞下

去。”来自拜仁的著名球迷组织“第12人俱乐部”则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DFL的抗议:“你们的贪婪对于疫情毫无帮助——反对重启联赛。”他们又进一步地解释说:“我们应该认真地反思一下:足球就真的这么重要吗?为此我们可以赌上很多人健康,乃至生命的风险?为此,DFL可以享受特权,而与之相关的很多德国人却丢掉工作而得不到帮助?”

反对声还没有全面铺开,但警察部门却从中看到了风险。德国联邦警察工会主席拉克特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承认:“体育场将会是球迷为了支持球队而选择前往的目标,那儿可能会被蹂躏。但如果他们是有组织的行为,那可能就会更加糟糕。”

圆桌会议

对于即将重启的德甲,从政府、联盟和俱乐部层面,当然都是赞成者居多,但球迷群体中却频频传出反对声。何以至此?《图片报》特意邀请到三个球迷进行辩论,他们基本上代表了左中右三种态度:支持、中立、反对。他们各有立场,但兼听则明。

我们所有人都一致同意,没有球迷的比赛完全变味儿了,但人苦不知足。如果联赛重新开始的话,我会非常高兴的,即便是空场,因为我们又可以闻到足球的味道了。但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前,空场比赛无论如何都是有价值的。

当然,人民的生命安全最为重要。我们一定要确保安全。所以,DFL的安全应对措施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对于德国民众而言,德甲联赛有着特殊的意义,毕竟,有太多人的生活和工作与之紧密相关。

——扬·魏兰德(莱比锡)

我并不认为联赛一定要继续踢下去。新冠病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无法想象的。尽管每个没有足球的周末都会让我的心在滴血,但有了足球,人们就会聚在一起时。万一出现群体感染事件,万一有人因此而失去生命,怎么办?难道又重新暂停,再重新开始?空场比赛毫无意义,我们应该做的是团结一致与病毒斗争,然后才可以重新讨论足球。

我希望能找出一个兼顾所有球迷的解决办法。既都能看到转播,又可以避免感染的风险。

——米夏埃尔·蔡曼(拜仁)

我担心是不是对医疗安全有了一定的错觉。如果是为了体育事业,那么为什么只有德甲可以重启?应该所有项目都重启。应该公平。如果是为了经济考虑,那么所有饭店和酒馆都应该开门营业。所以,仅仅德甲的重启会让人以为,他们得到了特权。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

我考虑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些喜欢在小酒馆里看球的德国民众。他们很多人可能每个月的生活费就只有450欧元,很多人还可能是失业者。他们支付不起天空体育的转播费,但他们又是一定要去看球的球迷,所以,DFL的措施对他们无济于事。如果真是为球迷考虑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看球机会。

——洛塔尔·平(杜塞尔多夫)

必须要拯救德甲的男人

最希望能重启德甲的,不是球迷,不是球员,不是各俱乐部的管理者,而是克里斯蒂安·塞费尔特——DFL的掌门人。因为,在他的手上,DFL成为了价值连城的品牌,而停滞的每一天,德甲流失的金钱都是数以万计的。作为DFL的缔造者,他比任何人都心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兴趣,包括民生。所以,《图片报》的评论员文章就这么形容他:“这个必须要拯救德甲的男人。”

两个上角,两个下角——两年前一次电视节目中,西装革履的塞费尔特在舞台上表演了在职业球员看来是小儿科的射门,但这也是代表这个男人无所不能的象征——正如他现在所做的。在他的努力下,德甲有望成为各大联赛中第一个在疫情没有完全结束就重启的联赛。在他的努力下,足球重新活过来了,很多俱乐部也可以不用破产了。

塞费尔特在联邦议会,在总理府、在卫生部、在研究所……和各方协调,商讨,说服每一方力量同意空场比赛。他的努力得到了鲁梅尼格为代表的德甲高层人士的集体盛赞,而塞费尔特在德甲留下的个人烙印也愈来愈深。

几十年来,德甲只是德国足协领导下的普通联赛,当年贝肯鲍尔甚至自嘲道:“我们根本没有联赛,我们甚至连一个地址都没有。”2000年,DFL成立;2005年,塞费尔特就任DFL主席。然后,巨大的成功接踵而至。连续15年,DFL一直在快速增长,如今的年营业额已高达48亿欧元。电视转播费最初只有3亿一个赛季,如今是12亿。

所以,如果政治家们能够为联赛正常结束开绿灯,那塞费尔特又将以拯救者的身份昂然走入德甲历史。

塞费尔特在大学读的是市场和通讯专业,他只对金钱敏感,其他的则是足球从业者所操心的。多年来的成功,以及今年疫情期间取得的成就,塞费尔特再次征服了联盟的每一个人,包括鲁梅尼格,包括瓦茨克。“他的强项是从结束的地方思考问题和发展。”沙尔克主席托尼斯如此形容塞费尔特。和他相比,绝大多数足球从业者都太短视。当他说出自己的名言“让我们解决它”时,塞费尔特的脑子里往往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案。

整个疫情期间,塞费尔特都是在办公室工作。为什么没有home office?因为他的两个书房都被在家上网课的女儿们所占据。“我犯了一个错,当初建房子的时候应该留三个书房就好了。”因为塞费尔特说的话,所以听者往往会花一些时间才能明白,这只是个笑话。

